



人权理事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26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9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历史上和当代形式的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 权利的行为

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阿尔贝·巴吕姆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由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根据理事会第 60/4 号决议赋予的任务提交人权理事会。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回顾了自《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通过以来的近 20 年间，各国如何处理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行为。



一. 导言

1. 维护土著妇女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对于土著人民的生存、延续和自决至关重要。土著妇女是生命的给予者、知识的拥有者、照料者，也是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传承者。因此，在领土扩张、定居者殖民主义、殖民化、种族统治和民族建设过程中，她们的身体、生殖能力、家庭关系和社会角色往往成为攻击目标。对土著妇女及其生殖生活的控制，往往是对土著人民及其土地、领地、资源和未来行使权力的手段。

2. 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行为，是历史上对土著人民的征服所最普遍却往往最不被承认的层面之一。这些做法的遗毒至今依然明显，土著妇女继续遭受发生率过高的以下侵害：性暴力(包括导致死亡的性暴力)、贩运、生殖胁迫、孕产妇死亡、被强行带走子女、传统保健做法被定为犯罪，以及在获得文化上适当的生殖保健服务方面面临障碍。这些当代形式的侵犯行为并非与过去毫无关联，而是反映了殖民结构、歧视性法律和制度、土地剥夺以及未解决的历史不公所产生的持续影响。

3. 特别报告员无意详尽无疑地阐述侵犯土著妇女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所有行为，而是力求识别出主要的侵犯模式，研究这些行为在过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依然)所要实现的目标，并评估其持久影响。特别报告员还力求提醒各国履行其确保实现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的义务。

4.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通过已将近 20 年，这些问题依然亟需关注。各国承担着持续的责任，应处理历史不公的遗留问题，并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个人和集体都能充分享有其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这是土著人民自决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权、文化延续权和生存权所固有的一部分。本报告分别讨论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四个主要驱动因素：(a) 定居者和殖民国家；(b) 有害文化习俗和观念；(c) 军事化、冲突、有组织犯罪和经济利益；以及(d) 结构性歧视和环境污染。

二. 定居者和殖民国家的影响

5. 在整个殖民世界，土著妇女和女童一直遭受着对她们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系统性侵犯，这种侵犯往往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借口，将土著人民描绘成低等、不文明、没有自治能力或不适合抚养自己子女的群体。侵犯土著妇女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目的可包括扩张领土、剥削劳动力、控制人口、实施同化、改变宗教信仰或开采资源，但都是为了服务于殖民目标。“从征服之初，控制土著妇女的身体和生育权就是欧洲人目标的核心。针对土著妇女的暴力行为，成为了殖民征服战略的核心要素”。¹

6. 殖民政策下对土著女性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侵犯，导致了土著人口的减少，助长了对土地和资源的剥夺，破坏了亲属关系体系和文化遗产，削弱了土著治理机构，并加快了土著群体向主流社会的同化。在实践中，这些侵犯行为表现

¹ Sam Rowlands and others, “The forced sterilisation of Indigenous and racialised Peoples: origins, nature of abuses, impacts and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Health Equity*, vol. 1, No. 1.

为不同的形式，包括强迫绝育、将儿童带离其家庭、摧毁重要的传统机构，以及实施性暴力或其他性别暴力。

A. 侵犯行为的形式

1. 强迫绝育和生殖控制

7. 强迫绝育是一种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得到普遍施行的做法。强迫绝育是对土著妇女生殖权利最直接的侵犯，其根源往往是优生学²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土著人民描绘为种族上低等、社会上不受欢迎或没有能力履行负责任的父母职责的群体。

8. 在加拿大，强迫或胁迫绝育曾被用作征服和消灭第一民族、梅蒂斯族和因纽特人的策略。³ 在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20 年代颁布的性绝育法正式推行了这一做法。⁴ 这些法律将“心智缺陷”作为强迫绝育的主要诊断和依据，并设立了政府委员会来决定对哪些妇女实施绝育。⁵ 报告显示，在阿尔伯塔接受委员会审查的土著妇女中，有 74% 被实施了绝育。⁶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寄宿学校被用作评估心智残疾的场所。⁷

9. 在加拿大其他省份，发生了在没有具体立法的情况下、以非官方方式实施的强迫或胁迫绝育行为，包括在努纳武特对因纽特妇女实施了强迫或胁迫绝育。加拿大参议院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截至 2018 年某些地区仍存在强迫绝育案件⁸，并得出结论称：“强迫和胁迫绝育的做法并非仅限于遥远的过去，需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变革来防止这种骇人听闻的做法被再次加诸他人身上”。⁹

10. 在美利坚合众国，强迫绝育主要通过印第安人卫生局实施，该局在保留地设立医院并鼓励土著妇女放弃传统的卫生保健做法。一项联邦调查得出结论：据估计，仅在 1973 至 1976 年间，仅在印第安人卫生局的四个辖区，就有逾 3,400 名土著妇女被绝育、被迫堕胎或接受了“医学上必要的”子宫切除术。¹⁰ 据报告，部分保留地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¹¹

² https://eprints.bournemouth.ac.uk/40433/13/10-1108_iphee-01-2024-0003%20%281%29.pdf#bid。

³ Senate of Canada, “Report of the Standing Senate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The scars that we carry: forced and coerced sterilization of persons in Canada”, 2022.

⁴ Jeniffer Leason, “Forced and coerced sterilisation of Indigenous women: Strengths to build upon”, *Canadian Family Physician*, vol. 67, No. 7.

⁵ Sam Rowlands and others, “The forced sterilisation of Indigenous and racialised Peoples”, p. 5.

⁶ 见 <https://www.cfp.ca/content/67/7/525>。

⁷ Sam Rowlands and others, “The forced sterilisation of Indigenous and racialised Peoples”, p. 5.

⁸ 同上, pp. 5 and 6.

⁹ Senate of Canada, “Report of the Standing Senate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p. 7.

¹⁰ 见 <https://www.gao.gov/assets/hrd-77-3.pdf>；另见 Jane Lawrence, “The Indian Health Service and the steriliz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women”,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4, No. 3。

¹¹ Julissa Cariano and Noah J Duckett, “It never stopped: the continued violation of forced, coerced and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Delawar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6 July 2025；另见 <https://daily.jstor.org/the-little-known-history-of-the-forced-sterilization-of-native-american-women/>。

11. 据报告，土著妇女仍面临过高比例的生育控制；¹² 在监狱、拘留中心和卫生保健场所，据报告仍存在生殖胁迫现象，因此需要更有力的保障措施、独立的监督和问责，以防止侵权行为持续发生。¹³

12. 在格陵兰(Kalaallit Nunaat)，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丹麦政府曾实施对因纽特妇女和女童放置宫内避孕器的做法。这一做法影响了格陵兰约 9,000 名育龄妇女和女童中的近一半人，并且往往是在未经她们同意或在她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¹⁴ 部分受影响女童年仅 12 岁。¹⁵ 证据还显示，非自愿的避孕干预措施在 1970 年代之后仍在继续。¹⁶ “该运动[……]将因纽特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从 7 个大幅降至 2.3 个，导致因纽特家庭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剧变”。¹⁷ 幸存者报告了长期的生理后果，包括慢性疼痛、感染、生殖并发症和不孕，以及深刻的心理伤害、羞耻感、创伤以及对卫生保健机构的不信任。¹⁸

13. 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指出，这些侵权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殖民统治、人口控制和系统性歧视的体现。该理事会强调，这些侵权行为产生了跨越几代人的持久效应，影响了因纽特人的人口延续、家庭形成和社区福祉。¹⁹

14. 据报告，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也存在强迫绝育、胁迫避孕以及未经同意放置长效避孕器的做法。²⁰ 然而，“这种生殖创伤极其私密的性质”导致了少报现象，因此“在整个美洲地区，强迫绝育案件往往未被调查且未受惩处，导致受害者未能获得正义”。²¹

15. 在秘鲁，在 1990 年代实施《国家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方案》期间，逾 30 万名土著妇女遭到强迫绝育。²² “通过全面的宣传活动和所谓的健康节推广这些操作，并且向卫生保健人员提供了激励措施，以实施此类干预操作”。²³ 手术往往在不卫生的条件下进行，并且没有术后随访。这些绝育政策不成比例地针对居住在受国内武装冲突和开采扩张影响地区的讲克丘亚语的土著妇女。²⁴

16.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澳大利亚实施了由政府发起的计划生育方案，其目标包括降低土著人的生育率。1967 年进行了全民投票，允许澳大利亚议会为土

¹² Sam Rowlands and others, “The forced sterilisation of Indigenous and racialised Peoples”, p. 5.

¹³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西部代表团和牛津大学提交的材料。

¹⁴ 见 A/HRC/54/31/Add.1。

¹⁵ 见 <https://www.ism.dk/Media/638930184996168937/Antikonceptionspraksis-i-Kalaallit-Nunaat-dans-k.pdf>。

¹⁶ 同上。

¹⁷ 见 A/HRC/54/31/Add.1。

¹⁸ 同上。

¹⁹ 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提交的材料。

²⁰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提交的材料。

²¹ 见 <https://jpia.princeton.edu/news/robbing-reproductive-autonomy-forced-sterilizations-americas-and-inter-american-human-rights>。

²² Julissa Cariano and Noah J Duckett, “It never stopped”。

²³ 见 Carbajal Cepeda 等诉秘鲁(CEDAW/C/89/D/170/2021)。

²⁴ Sam Rowlands and others, “The forced sterilisation of Indigenous and racialised Peoples”, p. 7.

著人民制定法律并废除了将土著人民排除在人口统计之外的规定，全民投票之后，政府官员和医疗专业人员都公开表达了对所认为的土著人口迅速增长的担忧。

17. 新西兰的毛利妇女在医院环境中被迫经历了胁迫式的生殖决策，包括在分娩或妇科手术期间，在信息不足、存在语言障碍和同意程序不完善的情况下，被施压接受长效避孕或绝育。²⁵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新西兰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交的第九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²⁶ 中指出了生殖自主和知情同意方面的持续关切，这些关切特别涉及患有智力或社会心理残疾的妇女，毛利妇女因遭受歧视而面临尤其大的风险。

2. 带走儿童和破坏土著家庭体系

18. 在殖民时期，强行带走儿童以及由国家管理寄宿学校的做法导致了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普遍现象。其背后的偏见是认为土著妇女没有能力抚养子女。

19. 在加拿大，寄宿学校制度持续了逾 150 年，据估计影响了 15 万儿童，其中许多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中。²⁷ 寄宿学校经常对土著女童实施强迫绝育，土著女童还遭受了包括强奸在内的其他类型的性暴力。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得出结论：将儿童带离其家庭，是一种有系统的、政府支持的、企图摧毁土著文化和语言并将土著人民同化以使其不再作为独特人民存在的行为。²⁸

20. 在美国，从 1800 年到 1969 年，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普遍存在虐待行为，包括暴力侵害、致死和性虐待。自 1800 年代寄宿学校建立之后，发生了将美洲土著儿童强行带离其家庭和土地以图迫使这些儿童同化于主流社会的现象。²⁹

21. 在澳大利亚，从 1910 年至 1970 年代发生了带走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的现象，形成了“被偷世代”，当时有十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土著儿童被强迫带离自己的家庭和社群。³⁰ 对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与家庭分离问题的国家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有关政策构成一种形式的种族灭绝。³¹

22. 这些政策的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幸存者，并产生了深远的代际影响，包括贫困、创伤和家庭破碎。³² 持续存在的将儿童带离的做法，有时是在儿童于医院

²⁵ 新西兰人权委员会(Te Kahui Tika Tangata)提交的材料；以及见 [CEDAW/C/NZL/CO/9](#)。

²⁶ [CEDAW/C/NZL/CO/9](#)。

²⁷ 见 <https://nctr.ca/education/residential-school-history/>。

²⁸ 见 https://publications.gc.ca/collections/collection_2015/trc/IR4-9-5-2015-eng.pdf。

²⁹ Julissa Cariano and Noah J Duckett, “It never stopped”。

³⁰ 见 https://humanrights.gov.au/__data/assets/file/0016/51037/Bringing_them_home_report.pdf。

³¹ 见 https://humanrights.gov.au/resource-hub/by-resource-type/reviews-and-inquiries/bringing-them-hom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about-national-inquiry?utm_source=chatgpt.com#ques7。

³² 见 <https://www.aihw.gov.au/news-media/media-releases/2021-1/june/aboriginal-and-torres-strait-islander-stolen-gener>。

出生不久就予以带离的做法³³，使母亲们感到恐惧，影响了土著妇女接受产前护理，并加剧了围产期应激。³⁴ 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强调了“被偷世代造成的代际创伤”，包括土著儿童在寄养系统中的比例仍然严重偏高。³⁵

23. 在新西兰，照护环境中虐待问题皇家调查委员会收到了全面的证词，涉及一系列对儿童实施的侵犯行为，包括性暴力事件。有过多的毛利婴儿和儿童被送入国家照护系统，往往是在医院出生后立即被带走，这种做法已持续数十年。³⁶ 据报告，毛利母亲的分娩、母乳喂养和早期育儿决定一直受到密切审查，导致了过度监控并削弱了生殖自主。³⁷

24.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土著儿童被强行安置在寄宿学校或宿舍中，这些机构通常由基督教传教团运营，据报告，这些地方发生了针对土著女童的性暴力和性虐待。³⁸

3. 传统知识和制度的瓦解

25. 传统助产士、治疗师、医女和精神领袖在土著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他们的知识代代相传，构成更广泛的土著人民治理和自决体系的一部分，这些体系支持妇女的生殖健康、分娩、生育调节和社区福祉。

26. 然而，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土著人民在性、家庭关系、怀孕、分娩和育儿方面的做法常被贴上原始、野蛮、迷信或危险的标签，并常常被定为犯罪。

27. 在肯尼亚，英国殖民当局(1895–1963 年)将包括传统助产在内的土著治疗做法定为犯罪。1925 年的《巫术条例》³⁹ 将土著治疗师贴上“巫医”的标签，迫使传统助产士转入地下。这切断了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支撑着土著妇女的母婴健康知识的代际传承。⁴⁰

28. 历史上，印度的土著人民，例如蒙达人、桑塔尔人和霍人，一直依赖数千种药用植物来进行生育调节和孕产护理。殖民当局将这些社群归类为“原始”族群，侵蚀了基于森林的知识体系，破坏了以社群为中心的卫生保健做法。生殖治理的主导权从地方自主转向了国家控制的人口政策。⁴¹

29. 在澳大利亚，农村地区的妇女被迫长途跋涉前往医院，这破坏了分娩、土地、亲属关系和仪式习俗之间的联系。在新西兰，1907 年的《托洪加取缔法》

³³ 见 <https://www.abc.net.au/news/2024-03-18/first-nations-baby-removals-subject-of-inquiry/103587598>。

³⁴ 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提交的材料。

³⁵ 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提交的材料。

³⁶ 见 [CRC/C/NZL/CO/6](https://www.unhcr.org/refugees/crc/c/nzl/co/6)。

³⁷ 新西兰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³⁸ 安德烈娅·史密斯，“土著人民与寄宿学校：比较研究”，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可查阅 https://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E_C_19_2009_crp1.pdf。

³⁹ 见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822063190/Witchcraft-Act-23-of-1925>。

⁴⁰ 变革守护者提交的材料。

⁴¹ 古吉拉特国立法律大学、甘地讷格尔妇女和儿童权利中心的提交材料。

助长了对毛利人治疗和生殖知识体系的压制。尽管该法案于 1962 年被废除，但其影响一直被认为与知识代际传承的中断有关。⁴²

30. 在美国，《重大犯罪法》禁止部落政府在其辖区内对谋杀和强奸等特定犯罪进行规管，同时也没有对这些犯罪进行起诉，尤其是当犯罪者为非土著男子、受害者为土著妇女时。⁴³

31. 土著人民卫生知识体系和机构的破坏削弱了土著妇女的自主权，加剧了她们的脆弱性。

4. 性暴力作为征服、强占和统治的工具

32. 在世界所有区域，在殖民扩张和征服扩张时都发生了性暴力。历史记载了在军事行动、强迫迁离和领土扩张过程中实施的强奸、性酷刑、贩运以及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在许多情况下，性暴力被蓄意用于恐吓土著人民、迫使其流离失所并瓦解其抵抗，因为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攻击不仅伤害个人，还会伤害家庭、社区和集体认同。

33. 对土著妇女和女童实施极端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而有罪不罚的模式持续至今。在许多国家，土著妇女和女童遭到失踪、凶杀、性暴力、贩运和性剥削的比例过高，在定居者殖民国家尤甚。

34. 在纳米比亚，在德国殖民统治期间，包括在 1904-1908 年种族灭绝期间，奥瓦赫雷罗族和纳马族的妇女和女童遭受了广泛的强奸、性剥削和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已有数个联合国机制强调，真相、正义、赔偿和纪念进程必须充分承认殖民暴力的性别层面，并确保土著妇女切实参与确定适当补救措施的进程。⁴⁴

35. 在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土著妇女和女童全国调查⁴⁵ 指出，土著妇女由于在土著人民的生物繁衍、文化传承和社会再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成比例地遭受了性暴力、生殖控制、家庭分离和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该全国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土著妇女、女童和 2SLGBTQIA+ 人士遭受的暴力侵害，必须结合更广泛的殖民种族灭绝模式加以理解，这种种族灭绝并非通过单一事件发生，而是通过相互关联的国家政策和做法实现的，这些政策和做法旨在摧毁土著人民作为独特政治、社会和文化群体的存在。⁴⁶

⁴² 见 <https://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07/13/en/latest/#LMS1328811>。

⁴³ 见 <https://www.amnesty.org/es/wp-content/uploads/2021/05/AMR510352007ENGLISH.pdf>；以及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jm/criminal-resource-manual-679-major-crimes-act-18-usc-1153>。

⁴⁴ 见 NAM 1/2023。本文件中提及的所有指控信和/或紧急呼吁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⁴⁵ 失踪和被谋杀土著妇女和女童全国调查，“最后报告”，2019 年，可查阅 <https://www.mmiwg-ffada.ca/final-report>。

⁴⁶ 失踪和被谋杀土著妇女和女童全国调查，《对种族灭绝的法律分析：失踪和被谋杀土著妇女和女童全国调查的补充报告》，2019 年，第 24 页。

B. 国家对历史上侵犯土著妇女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行为的应对措施以及新出现的良好做法

36. 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已开始处理部分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行为，但应对措施仍然是零星的、不均衡的、不完整的。迄今为止，主要补救措施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公开道歉、全国调查或听证、真相揭示倡议、包括补偿在内的赔偿措施、包括保证不再发生在内的法律和政策改革，以及司法补救。

37. 在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失踪和被谋杀土著妇女和女童全国调查以及参议院人权事务常设委员会已记录了寄宿学校、造成土著妇女和女童失踪和予以谋杀、带走儿童、强迫绝育以及其他形式的生殖暴力所造成的历史性影响和持续性影响。阿尔伯塔省还向那些因《性绝育法》而受强迫绝育影响的人提供了正式道歉和补偿。⁴⁷

38. 在美国，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倡议于 2021 年启动，旨在“全面正视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政策留下的沉重后果，以应对其代际影响、揭示过去的创伤”。⁴⁸ 在该倡议下发布两份调查报告承认，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联邦政府人员对包括女童在内的儿童实施了性暴力、虐待和致死行为。⁴⁹ 作为该倡议的一部分，穿越全国的“疗愈之路”巡回活动为幸存者提供了分享经历的机会。⁵⁰ 2024 年，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就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方案发表了历史性的道歉声明。⁵¹

39. 澳大利亚已正式承认了历史不公的一些方面，包括于 2008 年向“被偷世代”作出了国家道歉，⁵² 但尚未就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问题开展全面的真相揭示进程或实施赔偿方案。

40. 2025 年，格陵兰(Kalaallit Nunaat)政府和丹麦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证实了国家主导的针对因纽特妇女和女童的避孕方案的规模 and 影响。⁵³ 调查结束后，两地政府向所有曾在非自愿情况下被放置宫内避孕器的因纽特妇女作出了正式道歉，并设立了一项和解基金，每名受影响妇女可在该基金下获得 300,000 丹麦克朗的经济补偿。格陵兰政府发起的侧重于人权问题的专项调查预计将于近期发布结果。

⁴⁷ 见“阿尔伯塔省就强迫绝育致歉 |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

⁴⁸ 见 https://www.bi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_document/doi_federal_indian_boarding_school_initiative-investigative_report_vi-i_final_508_compliant.pdf。

⁴⁹ 见 https://www.bia.gov/sites/default/files/dup/inline-files/bsi_investigative_report_may_2022_508.pdf 和 https://www.bi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_document/doi_federal_indian_boarding_school_initiative_investigative_report_vii_final_508_compliant.pdf。

⁵⁰ 见 doi_federal_indian_boarding_school_initiative_investigative_report_vii_final_508_compliant.pdf。

⁵¹ 见 <https://www.pbs.org/newshour/show/biden-issues-long-overdue-apology-for-federal-indigenous-boarding-schools>。

⁵² 见 https://www.aph.gov.au/Visit_Parliament/Art/Collections/Apology_to_Australias_Indigenous_Peoples。

⁵³ 见 <https://www.ism.dk/Media/638930184996168937/Antikonceptionspraksis-i-Kalaallit-Nunaat-dansk.pdf>。

41. 2025 年因纽特妇女峰会指出，揭示真相和承认伤害是实现和解和防止侵权行为再次发生的基础。她们进一步强调指出，土著妇女虽然往往领导着这些进程，但也承担了巨大的个人和集体负担。因此，有必要支持和保护土著妇女领袖和人权维护者，因为许多人在努力促进权利、疗愈和自决的过程中面临激烈反对、排斥和二次伤害。⁵⁴

42. 在秘鲁，国家对强迫绝育方案的应对措施更多侧重于查明真相、识别受害者和开展刑事调查，而非提供全面赔偿。2015 年，该国建立了强迫绝育受害者登记册。然而，幸存者尚未获得一项全面的赔偿方案，该方案包含补偿、专业卫生保健、社会心理支助、对受影响土著社区的集体赔偿以及保证不再发生。

43. 美洲人权法院在最近作出的塞莉娅·拉莫斯诉秘鲁案判决⁵⁵ 中，责令秘鲁向因强迫绝育而死亡的塞莉娅·拉莫斯的家人提供补偿和赔偿。法院并未将她的案件视为孤立的医疗事件，而是视为一项不成比例地针对贫穷妇女、农村妇女和土著妇女的更广泛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44. 许多国家尚未启动早该进行的真相调查程序，也未能确保就殖民政策对土著妇女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造成的具体影响进行问责并保障诉诸司法的机会。在许多国家，侵权行为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记录，也没有得到充分承认。幸存者及其社群因此正在继续呼吁进行独立调查、作出公开道歉和采取有效补救措施，这些措施应与受影响的土著妇女和社群合作制定，包括恢复原状、补偿、康复、抵偿和保证不再发生。

三. 有害文化习俗和观念

45. 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在历史上遭受了并且至今仍在遭受根植于有害文化观念和习俗的侵犯，这些观念和习俗可能源于土著社群内部，也可能源于外部。对于包括强迫婚姻或童婚以及女性外阴残割在内的内部习俗，同样需要予以关注和采取行动。本报告承认内部和外部这两个层面同时存在并且重要，但主要侧重于外部因素引起的侵犯行为。

A. 侵犯形式：外部的有害观念和习俗

46. 在非洲的大湖区和刚果盆地地区，一些非土著人认为土著妇女和女童具有超自然属性⁵⁶，与土著特瓦妇女发生性关系可以治愈各种疾病，包括艾滋病/艾滋

⁵⁴ 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提交的材料。

⁵⁵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amos Durand y otros v. Perú*, Case No. CDH-6-2023/142, Judgment, 25 November 2025.

⁵⁶ Kathryn Ramsay, *Uncounted: The Hidden Lives of Batwa Women*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May 2010), 可查阅 <https://minorityrights.org/app/uploads/2024/01/download-804-uncounted-the-hidden-lives-of-batwa-women.pdf>。

病。⁵⁷ 这种观念导致性虐待高发并导致艾滋病毒/艾滋病被传给土著妇女及其社群。⁵⁸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冲突期间，由于人们相信与土著特瓦妇女发生性关系能赋予强奸犯特殊力量，这一群体的妇女特别容易成为强奸受害者。⁵⁹

47. 此外，还有普遍观念认为，暴力侵害土著妇女和女童的行为根植于土著文化，或者土著人民天生就更容易实施暴力行为，包括暴力侵害自身社群的妇女和女童的行为。2024 年在秘鲁，曝出逾 500 起阿瓦俊和万姆皮思女童遭本校教师性虐待的案件⁶⁰，之后据报告一名政府官员将这些侵犯行为轻描淡写地归为亚马孙人民的一种文化习俗。阿瓦俊妇女委员会强调，这些言论不实并且具有歧视性，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相当于国家实际上为侵犯行为提供正当性。⁶¹ 在博茨瓦纳，侵害土著人民的犯罪行为，包括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可能被误解为反映了土著人民的文化。⁶²

48. 此外，还有一种普遍的种族主义观念，即将土著人民视为低等人类，可以没有后果地予以剥削，包括性剥削。例如，在刚果盆地，有证据显示非土著的班图人将土著特瓦人和俾格米人视为可以拥有、遗赠和出租的财产。⁶³ 这种所有权使班图“主人”能够掌握特瓦人的劳力和予以终身奴役。⁶⁴ 对于土著妇女和女童而言，这种极度有辱人格的做法还包含性奴役的成分，特瓦人和俾格米人的妇女和女童会遭到其“主人”的性虐待。⁶⁵

⁵⁷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 “Loss of land is not the only challenge faced by Uganda’s Batwa women”, 10 Januar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forestpeoples.org/publications-resources/news/article/loss-of-land-is-not-the-only-challenge-faced-by-ugandas-batwa-women/>; 以及 Dorothy Jackson, *Twa Women, Twa Right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of Africa*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03), 可查阅 <https://www.forestpeoples.org/sites/fpp/files/publication/2010/08/twawomennov03.pdf>.

⁵⁸ 同上。

⁵⁹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Batwa and Bambuti”, June 2018, 可查阅 <https://www.refworld.org/reference/countryrep/mrgi/2018/en/121730>; 以及 Statement_by_the_UNPFII_Chairperson_DRC_Final1.pdf。

⁶⁰ 见 https://www.defensoria.gob.pe/wp-content/uploads/2024/09/Documento-Defensorial_violencia_sexual_condorcanqui-1.pdf。

⁶¹ 见 <https://rpp.pe/politica/gobierno/ministra-de-la-mujer-califico-de-practicas-culturales-que-debemos-desterrar-agresiones-sexuales-contra-ninas-awajun-noticia-1562369>。

⁶²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statements/20250912-eom-botswana-srip-en.pdf>。

⁶³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Report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and Communities: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visit to the Congo, 5–19 September 2005”, 可 查 阅 <https://achpr.au.int/sites/default/files/files/2022-10/achpr38misrepspecmecindpopcongo2005eng.pdf>。

⁶⁴ 见 A/HRC/18/35/Add.5; 以及 <https://un.arizona.edu/search-database/situation-indigenous-peoples-republic-congo>。

⁶⁵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Report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and Communities: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visit to the Congo”。

49. 在尼泊尔，“卡姆拉里”债役制度迫使土著塔鲁妇女和女童进入家庭奴役安排，在这种安排里，性虐待现象猖獗，导致意外怀孕、生殖健康问题和严重创伤。⁶⁶ 这些影响至今仍在困扰着“已获解放的卡姆拉里们”的生活。⁶⁷

B. 国家对侵犯行为的应对措施以及新出现的良好做法

50. 对于与影响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性观念和有害习俗有关的侵犯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行为，国家的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够充分并且有限。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行为本身也强化了有害的刻板印象，包括将针对土著女童的性暴力描述为文化问题，而不是侵犯人权行为。

51. 尽管如此，仍出现了一些积极进展。在秘鲁，在土著组织进行持续宣传以及数百起针对阿瓦俊和万姆皮思女童的性虐待案件被曝光后，当局启动了调查，建立了专门的司法机制，并公开承认了这一问题。此外，据报告制定了一项旨在防范和应对针对儿童(包括土著女童)的性暴力的跨部门行动计划。⁶⁸

52. 在阿根廷，“chineo”(非土著男子对土著女童的性虐待)这种做法历史上曾被司法系统视为常态。然而，土著妇女组织的持续宣传促使人们日益认识到“chineo”是一种形式的儿童性虐待，对其历史上的常态化提出了反对并加强了问责的呼声。⁶⁹

53. 2026 年，哥伦比亚与土著妇女领袖合作，通过了一项旨在防范和根除女性外阴残割现象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成为拉丁美洲首个颁布专门国家法律来应对这一有害习俗的国家。⁷⁰

四. 冲突军事化和有组织犯罪

54. 地缘政治利益的竞争、冲突、资源开采和有组织犯罪，都是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将军队、武装团体、私营安保行为体和犯罪网络引入土著人民的领地，导致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加剧，而施害者往往不会受到惩罚。

⁶⁶ 国家土著妇女论坛提交的材料。

⁶⁷ 同上。

⁶⁸ 见 https://www.ungeneva.org/en/news-media/meeting-summary/2025/02/examen-du-perou-au-cescr-la-situation-de-la-societe-civile-la?utm_source=chatgpt.com；以及 https://amazonwatch.org/news/2026/0303-how-indigenous-women-forced-peru-to-reverse-a-dangerous-rollback-of-justice?utm_source=chatgpt.com。

⁶⁹ 人口基金提交的材料。

⁷⁰ 见 <https://equalitynow.org/es/news/comunicados-de-prensa/colombia-aprueba-una-ley-historica-para-poner-fin-a-la-mutilacion-genital-femenina/>。

A. 侵犯行为的形式

1. 军事存在

55. 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因军事存在扩张和军事目标扩大而致使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受到侵犯的案件。

56. 1982 年，危地马拉军队在土著克奇玛雅人的祖传土地上建立了塞普尔·萨尔科军事基地。为了迫使土著社群离开自己的土地，军方对男性领袖实施了强迫失踪和杀害，并让土著妇女遭受了长达数年的严重身体虐待和性奴役。⁷¹

57. 2024 年，关于日本，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冲绳基地的美国军事人员对妇女实施了性别暴力⁷²，并建议日本采取适当措施，进行防范、开展调查、起诉施害者并予以应有的惩处，并向性暴力及其他形式的与冲突有关的性别暴力的幸存者提供适当的赔偿。⁷³

58. 在孟加拉国高度军事化的吉大港山区，针对土著女童和妇女的强奸和性暴力已被广泛用作制造恐怖和迫使流离失所的手段，以便利夺取土著土地，联合国数个机构已经特别指出了这一点。⁷⁴ 2013 至 2025 年间，几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函件均重点指出，持续存在性暴力现象，这些性暴力主要归于军事人员、警察和孟加拉定居者。⁷⁵ 据称在涉及孟加拉定居者和军事人员的案件中存在篡改医学证据的现象，加上调查和起诉不力、受害者及其家人担心遭到报复以及被施压在正式司法程序之外和解，都进一步削弱了诉诸司法的机会。⁷⁶

59. 在肯尼亚，国防、情报和外交事务委员会⁷⁷ 证实，有数百名马萨伊和桑布鲁妇女和女童曾遭到英国陆军驻肯尼亚训练部队的强奸、轮奸和性暴力。大赦国际指出，1965 至 2001 年间共有 650 起强奸指控，其中许多起事件是在 1990 年代及之后报告的。⁷⁸ 一些妇女因遭强奸或与英国士兵发生性关系而怀孕。这些孩子在被社群接纳方面遭遇了巨大困难，而单身母亲们则面临污名和经济困境。一些受害者曾试图通过向警方报案来寻求正义，但议会委员会在其 2025 年的报告

⁷¹ 见 https://memoriavirtualguatemala.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sentencia_caso_sepur_zarco.pdf。

⁷² CEDAW/C/JPN/CO/9，第 27(d)段。

⁷³ 同上，第 28(d)段。

⁷⁴ 见 BGD 2/2018。

⁷⁵ 见 BGD 12/2013、BGD 2/2018 和 BGD 5/2025。

⁷⁶ Asian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Bangladesh: report on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on two Marma sisters at Farua of Bilaichari in Rangamati”, 1 February 2018, 可查阅 <https://aippnet.org/bangladesh-report-on-rape-and-sexual-assault-on-two-marma-sisters-at-farua-of-bilaichari-in-rangamati/>；以及 <https://www.thedailystar.net/rape-used-as-weapon-35181>。

⁷⁷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Defence, Intelligence and Foreign Relations,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the conduct of the British Army Training Unit in Kenya (BATUK)”, November 2025.

⁷⁸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cades of impunity: serious allegations of rape of Kenyan women by UK army personnel”, 2 July 2003, 可查阅 <https://www.amnesty.org/es/wp-content/uploads/2021/06/eur450142003en.pdf>。

中证实：“这些案件在没有受害者参与的情况下被莫名撤销或‘了结’，导致幸存者无法获得救济”。⁷⁹

2. 武装冲突局势中实施的侵犯行为

60. 当冲突各方有意或系统性地利用性暴力以实现在直接袭击个体受害者之外的军事、政治、族裔、经济或社会目标时，性暴力便可成为一种战争武器。一份2024年的报告显示，经联合国核实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增加了50%。⁸⁰就土著妇女和女童而言，此类侵权行为往往得不到报告，原因包括土著人民在冲突中不受关注⁸¹以及缺乏分类数据。

61. 在危地马拉，历史真相调查委员会⁸²指出，武装冲突期间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具有系统性、普遍性，并与军队针对玛雅社群的反叛乱行动密切相关。⁸³在该委员会登记的1,465起性暴力案件中，35%的受害者是玛雅儿童，25%的受害者随后被杀害。⁸⁴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行为并非孤立事件或零星的虐待行为，而是构成了一项蓄意战略的一部分。对妇女的彻底非人化和贬低，使军队成员能够完全有罪不罚地实施这些虐待行为，他们之所以将这些妇女作为目标，正是因为她们是平民中的土著妇女。⁸⁵

62. 美洲人权委员会发现，在哥伦比亚，土著妇女遭受了性奴役、强迫怀孕、轮奸、性残害和杀害，施害者是国内冲突的各种行为体，包括国家官员、反叛部队以及复员后团体。这些行为构成了一种战略，目标是强迫社群迁离、削弱社群的抵抗能力并破坏其社会凝聚力。⁸⁶哥伦比亚真相委员会在其2022年《最后报告》中记录了至少32,446名性暴力受害者，其中92%来自农村地区⁸⁷，这些地区主要是土著领地。

63. 冲突引发的流离失所导致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土著妇女和女童往往无法获得卫生保健、支持系统和社群保护。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包括冲突地区武装团体和民兵在内的施害者强迫土著俾格米妇女迁离其祖传土地，影响了她们的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⁸⁸

⁷⁹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Defence, Intelligence and Foreign Relations,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the conduct of the British Army Training Unit in Kenya (BATUK)”.

⁸⁰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10/1156016>。

⁸¹ Impunity Watch, “Policy brief: transformative reparations for survivors of sexual violence” (November 2018), 可查阅 https://www.impunitywatch.org/wp-content/uploads/2022/08/PB_Transformative_reparations_for_survivors_of_sexual_violence-1.pdf。

⁸² 见 <https://memoriavirtualguatemala.org/ceh-guatemala-memoria-del-silencio/#:~:text=La%20Comisi%C3%B3n%20para%20el%20Esclarecimiento%20Hist%C3%B3rico%20%28CEH%29%20fue,la%20poblaci%C3%B3n%20guatemalteca%2C%20vinculados%20con%20el%20enfrentamiento%20armado>。

⁸³ 同上。

⁸⁴ 同上，paras. 2388–2391。

⁸⁵ 同上，para. 2398。

⁸⁶ 见 <https://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indigenouswomen.pdf>, paras. 93–97。

⁸⁷ 见 <https://www.comisiondelaverdad.co/hay-futuro-si-hay-verdad>。

⁸⁸ CEDAW/C/COD/CO/8, 第44(d)段。

3. 非法经济活动和有组织犯罪

64. 犯罪网络、有组织犯罪和采掘业也是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行为的推动因素。

65. 据报告，亚马孙地区“在过去二十年里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和非法经济的战略枢纽”。⁸⁹ 非法采矿和毒品贩运将外来劳工、私营安保行为体和犯罪网络引入了土著人民的领地。在此背景下，“对土著妇女、女童、男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及生命的控制，已成为领土支配的一项核心机制”。⁹⁰ 在这种环境里，国家存在和问责力度均有限，生活于此的土著妇女经受着程度更高的不安全状况、性暴力、强迫劳动、人口贩运和剥削等问题，难以获得传统食物体系和药物，所有这些都损害了她们的生殖健康和身体自主。⁹¹

66. 土著妇女和女童也是贩运活动的主要受害者。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其关于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的第 39 号一般性建议(2022 年)中着重指出，土著妇女和女童被贩运的问题与土著领地的军事化有关，包括有组织犯罪、采矿和伐木作业以及贩毒活动所造成的军事化。⁹²

67. 据报告，在加拿大西部，土著妇女所占人口比例不到 5%，但在人口贩运受害者中的占比达到 50%至 90%。⁹³ 另一项在加拿大和美国多个地点进行的研究显示，“在性贩运幸存者中，美洲土著或第一民族妇女所占的比例最高可达 40%”，而这些地点土著人民所占人口比例不到 10%。⁹⁴

68. 2007 年，在危地马拉的洛特奥乔，士兵、私营安保承包商以及与加拿大赫德贝矿业公司有关联的工人，在强迁行动中轮奸了 11 名克奇玛雅妇女。⁹⁵ 这些妇女于 2012 年向加拿大法院寻求正义，主张这家加拿大矿业公司存在过失，因为该公司知晓该采矿项目的私营安保工作被委托给了一家没有合法经营授权的公司，而且私营安保负责人与犯罪组织、武器贩运和毒品贩运网络有牵连。安大略省法院裁定，基于国家在人权问题上负有域外义务这一理念，从事矿业的加拿大

⁸⁹ Amazon Watch, *Amazon Under Siege: How Crime and Militarization Threaten Indigenous Peoples*, February 2026, 可查阅 <https://amazonwatch.org/assets/files/2026-amazon-under-siege.pdf>。

⁹⁰ 同上。

⁹¹ 同上。

⁹²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9 号一般性建议(2022 年)，第 37 段。

⁹³ Legal Aid,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Systemic factor: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human trafficking”, April 2024, 可查阅 https://gladue.drc.usask.ca/sites/gladue.drc.usask.ca/files/2024-04/Systemic%20Factor_Sexual%20Exploitation%20and%20Human%20Trafficking.pdf。

⁹⁴ Mary Nikkel, “Human trafficking in Native American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e Exodus Road, 20 July 2022, 可查阅 <https://theexodusroad.com/human-trafficking-in-native-american-communities/>。

⁹⁵ 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提交的材料；以及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documents-filed-affidavit-against-hudbay-minerals-lote-ocho-case-show-how-collusion-between-business-and-state-works/>。另见 Simon Granovsky-Larsen and Rebecca Jane Hall, “Sexual violence and extraction: interrogating mining executive discours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iolence, and impunity”,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vol. 26 (2026)。

母公司可因其子公司在海外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负有法律责任而在加拿大接受审判。⁹⁶

4. 自然保护

69. 此外，自然保护举措所驱动的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健康及生殖健康与权利的案例也在不断增长。在东非，马萨伊牧民被强行迁离祖传领地以及野生动物巡护员和保护区警卫使用武力的情况，导致了性剥削、强迫卖淫和性暴力。⁹⁷ 此外，对马萨伊人和其他土著人民实施的强迁和定居化，切断了支持分娩和生殖护理的传统知识网络，并迫使一些马萨伊妇女不得不通过卖淫来养活自己和家人。⁹⁸ 强迁还导致土著社群中艾滋病毒感染增多。⁹⁹

70. 在刚果，据报告，为总部位于南非的自然保护组织“非洲公园”¹⁰⁰ 工作的公园护林员曾对巴卡土著妇女实施强奸，以阻止土著人民进入其祖传森林。¹⁰¹ “非洲公园”已正式承认了这些侵犯行为，但尚未采取任何赔偿措施。¹⁰²

B. 国家对侵犯行为的应对措施以及新出现的良好做法

71.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25 (2000) 号决议制定的联合国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确认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申明她们有权充分参与预防冲突的工作、和平进程、建设和平与恢复工作。理事会在数项后续决议¹⁰³ 中确认强奸、性奴役、强迫怀孕、强迫婚姻和其他形式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行为，并呼吁进行问责、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应对措施、保障获得卫生和社会心理服务以及有效补救措施的机会。

72. 美洲人权体系已经处理了数起涉及对土著妇女实施的性暴力的案件。美洲人权法院在费尔南德斯·奥尔特加诉墨西哥案¹⁰⁴ 和罗森多·坎图诉墨西哥案¹⁰⁵ 中

⁹⁶ Open Global Rights, “The case of ‘Lote Ocho’: Indigenous women hold corporations accountable for violence”, 8 July 2020, 可查阅 <https://www.openglobalrights.org/lote-ocho-indigenous-women-corporate-accountability-guatemala-canada/>。

⁹⁷ Bobby Bascomb, “Maasai women struggle to survive amid forced evictions in conservation area”, Mongabay, 13 September 2024, 可查阅 <https://news.mongabay.com/2024/09/maasai-women-struggle-to-survive-amid-forced-evictions-in-conservation-area/>。

⁹⁸ 见 <https://jpia.princeton.edu/news/robbing-reproductive-autonomy-forced-sterilizations-americas-and-inter-american-human-rights>。

⁹⁹ 同上。

¹⁰⁰ 见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E-9-2024-000759_EN.html。

¹⁰¹ 同上。

¹⁰² African Parks, “African Parks’ response to conclusion of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investigation in Odzala-Kokoua National Park”, press release, 8 May 2025, 可查阅 <https://www.africanparks.org/african-parks-response-conclusion-independent-human-rights-investigation-odzala-kokoua-national>。

¹⁰³ 安全理事会第 1820 (2008)、1888 (2009)、1960 (2010)、2106 (2013) 和 2467 (2019) 号决议。

¹⁰⁴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Fernández Ortega et al. v. Mexico*, Case No. 540-04, Judgment, 10 August 2010.

¹⁰⁵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osendo Cantú et al. v. Mexico*, Case No. 12.579, Judgment, 31 August 2010.

裁定，墨西哥对两名土著梅法妇女遭军事人员强奸的事件负有责任，并且因未能有效调查这些罪行而负有责任。

73. 在非洲，《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第 11 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并确保将强奸和其他性暴力作为战争罪、种族灭绝罪或危害人类罪予以起诉。

74. 对于在军事化、武装冲突、非法经济活动和有组织犯罪背景下发生的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行为，各国的应对措施仍然是不均衡的、碎片化的，并且往往不够有力。虽然一些国家已推行了法律改革、实施了赔偿举措或建立了体制机制，但许多国家依然在推卸责任、延续有罪不罚，或者未能确保受害者能够切实诉诸司法和获得卫生保健。

75. 2003 年，危地马拉设立了国家赔偿方案，旨在为武装冲突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物质返还、社会心理赔偿与康复、恢复尊严的措施以及文化恢复。然而，该方案并未采取性别视角，也不包括面向性暴力受害者的具体赔偿。截至 2023 年，该方案仅向总计 20 万名受害者中的 16.5% 提供了一些赔偿措施。¹⁰⁶

76. 因此，一些土著幸存者试图通过司法系统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进行问责。2011 年，塞普尔·萨尔科军事基地暴行事件的 15 名幸存者提起了刑事诉讼。2016 年，危地马拉一家法院判处两名前军官犯有危害人类罪，并裁定向受害者支付补偿金。¹⁰⁷ 在另一起类似案件中，土著玛雅阿奇妇女对准军事团体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了系统性强奸、性奴役和危害人类罪。她们的努力促使数名准军事人员被定罪。¹⁰⁸ 这是首次有国内法院将战时性奴役作为危害人类罪起诉并将土著妇女的经历置于过渡期正义程序的核心位置。2022 年¹⁰⁹ 和 2025 年¹¹⁰ 的定罪判决巩固了相关判例，即国家支持的、与冲突有关的针对土著妇女的性暴力构成危害人类罪，而非孤立的战争副产品。

77. 2016 年《哥伦比亚和平协议》明确规定，对于涉及性暴力的犯罪，不得给予大赦或特赦。该协议还为包括土著妇女在内的性暴力受害者建立了特别调查机制和赔偿措施。¹¹¹ 2023 年，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对武装冲突期间发生的性别暴力、性暴力和生殖暴力以及针对 LGBTIQ+ 人士的暴力启动了调查。¹¹² 和平特

¹⁰⁶ 见 <https://www.impunitywatch.org/wp-content/uploads/2023/12/20-Years-of-the-PNR-Impact-of-the-National-Reparation-Program-for-the-victims-of-the-armed-conflict-in-Guatemala-Impunity-Watch-Dec2023.pdf>。

¹⁰⁷ 同上。

¹⁰⁸ Mujeres Achi, “Sentence in the Maya Achi women’s case, summary, Guatemala 2022”, 可查阅 https://www.nap1325.nl/assets/PDF/Guatemala_Maya_Achi_women_case_Summary_EN.pdf。

¹⁰⁹ 同上。

¹¹⁰ Mujeres Achi, “Sentence of the second trial, Achi women’s case, Guatemala 2025”, 可查阅 https://www.impunitywatch.org/wp-content/uploads/2025/10/Bulletin-Guatemala-Second-trial-Maya-Achi-case-2025-Impunity-Watch-English.pdf?utm_source=chatgpt.com。

¹¹¹ Special Jurisdiction for Peace, Final Agreement fo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flic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able and Lasting Peace, *Government of Colomb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People’s Army (FARC-EP)*, November 2016.

¹¹² Special Jurisdiction for Peace, Gender-Based Violence, Sexual Violence, Reproductive Violence, and Other Crimes Committed on the Basis of Prejudice Related to Sexual Orientation.

别司法管辖机制的调查和起诉处通过了关于采取族裔-种族方法促进受害者参与的指南，并建立了专门机制以促进与性暴力受害者的接触并为其提供支助。¹¹³

78. 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例子，但在几个国家，仍有许多受害者未得到正义，幸存者和证人面临威胁和恐吓，这可能导致其他幸存者不敢通过法院寻求正义。¹¹⁴

五. 结构性歧视和环境污染

A. 当代形式的侵犯行为

1. 卫生保健系统中的歧视

79. 在卫生保健系统中，土著妇女经常面临种族主义、胁迫、被拒绝提供文化上适当的医护，以及自己的知识和痛苦被忽视。这些经历导致医护延误、难以获得避孕或孕产服务，以及有更高风险遭到虐待。结构性歧视还体现在：缺乏面向土著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政策，土著卫生方案资金不足¹¹⁵，对产科暴力监测不力，土著难以获得性和生殖健康信息及教育¹¹⁶，卫生服务在地理上不可及，避孕药具等基本物资短缺，堕胎被定为犯罪，以及医护质量低下¹¹⁷。这些障碍助长了土著妇女和女童中不成比例的高孕产妇死亡率、高青少年怀孕率、低自愿避孕率，高性传播感染率，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¹¹⁸

80. 在刚果盆地的许多国家，土著妇女常被护士贴上不洁的标签，导致许多土著妇女回避生殖健康服务，选择在家分娩。结果是，她们被排除在国民健康统计数据之外¹¹⁹，限制了在消除生殖健康不平等方面的努力。在肯尼亚，马萨伊妇女得不到产前护理的可能性是其他妇女的两倍，而在纳米比亚，桑族妇女在没有熟练专业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分娩的可能性是其他妇女的 10 倍。¹²⁰

81. 在整个亚洲，土著领地的卫生服务往往资金不足、合格人员短缺，并且常被政策制定者忽视。产科暴力以及侵犯生殖权利行为的案件往往得不到记录，也未受到惩处。¹²¹

¹¹³ Special Jurisdiction for Peace. Manual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Victims before the Special Jurisdiction for Peace, 2024.

¹¹⁴ 见 <https://www.cmi.no/publications/file/9289-conflict-related-sexual-violence-crsv-and-transitional-justice-in-guatemala.pdf>。

¹¹⁵ 全国土著妇女论坛提交的材料。

¹¹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9 号一般性建议(2022 年)，第 51 段；A/HRC/30/41，第 33 段；以及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受种族歧视地享有健康权的第 37 号一般性建议(2024 年)，第 12 段。

¹¹⁷ A/HRC/30/41，第 33 段。

¹¹⁸ 生殖权利中心、国际男女同性恋协会和妇女生殖健康组织提交的材料。

¹¹⁹ 人口基金提交的材料。

¹²⁰ 见 <https://knowledge.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18/Fact-sheet-Indigenous-womens-maternal-health-and-mortality-en.pdf>。

¹²¹ 全国土著妇女论坛提交的材料。

82. 在拉丁美洲国家，土著妇女在卫生系统中面临相似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挑战，并且面临未经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医学干预。¹²² 土著妇女和女童有不成比例的风险遭到性别暴力和强奸，但拉丁美洲仍有六个国家将所有情况下的堕胎均定为犯罪。¹²³

83. 在厄瓜多尔，有 40.8% 的土著妇女报告称遭受了与族裔歧视有关的妇产科暴力。在洪都拉斯，由于医疗机构会强迫土著妇女采取特定分娩姿势和拒绝采取传统做法，土著妇女不愿寻求医护。在秘鲁，卫生系统内的种族主义导致土著妇女和女童遭受言语虐待、嘲笑和侵入性程序。在哥斯达黎加，有申诉称土著分娩传统未被采纳。¹²⁴

84. 在秘鲁，土著妇女和讲克丘亚语的妇女因其族裔、语言 and 经济社会地位而面临不成比例的障碍，进一步限制了她们获得尊重患者的性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¹²⁵ 即使土著妇女就分娩期间及产后受到的虐待和忽视提出刑事申诉，案件也往往以无罪判决告终，判决书的内容充斥着关于性别和族裔出身的刻板印象。¹²⁶

85. 在美国，文化敏感并且尊重患者的孕产妇卫生保健，包括面向土著社群的助产护理，在供应上十分有限。¹²⁷ 土著妇女和女童难以获得适当的卫生保健服务，包括性和生殖健康服务及信息，并在卫生系统中面临种族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歧视。¹²⁸

86. 在澳大利亚，土著妇女的入狱率是非土著妇女的 20 倍以上，是监狱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¹²⁹，并且无法获得相关的卫生保健服务，澳大利亚的土著妇女将此视为当代的生殖不公。在芬兰和瑞典，在萨米人主要聚居的地区，尚未为遭受性别暴力的萨米受害者设立专门的卫生保健服务和庇护所。¹³⁰

2. 环境污染

87. 环境污染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受到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她们不成比例地接触污染，这反映了更广泛的问题，涉及结构性歧视、贫困、难以获得卫生保健和参与决策进程以及污染活动集中在土著领地内或附近。对土著人民而言，其土地所受的伤害与其身体所受的伤害有着密切的联系。¹³¹ 危险物质及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对人权的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最近的一份报告

¹²² 蜂鸟妇女组织提交的材料。

¹²³ 堕胎彻底非法的六个国家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苏里南。见 <https://reproductiverights.org/maps/world-abortion-laws/>。

¹²⁴ 人口基金提交的材料。

¹²⁵ 见 PER 2/2026。

¹²⁶ 同上。

¹²⁷ 见 CERD/C/USA/CO/10-12。

¹²⁸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9 号一般性建议(2022 年)。

¹²⁹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statements/20251212-eom-stm-australia-wg-arbitrary-detention-en.pdf>。

¹³⁰ 欧洲委员会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行动专家组提交的材料。

¹³¹ 水与和平问题土著世界论坛秘书处提交的材料。

中得出结论：土著人民的身体、土地、水、食物、野生动物和植物受到的污染，影响了土著人民生活的每个方面。¹³²

88. 对土著妇女而言，接触有害物质会导致更高几率的不孕、流产、妊娠并发症、癌症和可能影响后代的健康后果。¹³³ 例如，即使是低浓度的汞、镉、铅和砷，也会严重损害生殖健康和婴儿发育¹³⁴，而且“接触农药的孕妇面临更大的流产、早产和出生缺陷风险”。¹³⁵

89. 在美国，据报告肖尔沃特湾印第安部落的妇女流产率已经上升，并提出了担忧，即附近蔓越莓种植园喷洒的农药和除草剂会使她们接触到其中所含的内分泌干扰物质。¹³⁶

90. 同样，蒙古国铀矿附近的土著居民也对铀污染表示担忧，包括造成先天畸形和畸变。¹³⁷

91. 在墨西哥，雅基人强调了空中喷洒农药的风险，“理由是有记录表明，这种做法会影响生殖健康和代际健康，包括引起出生缺陷、白血病和其他儿童癌症”。¹³⁸ 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在尼加拉瓜和秘鲁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居住在金矿开采地区附近的育龄土著妇女中，有 88%至 99%体内汞浓度超过了既定安全限值，主要是因为食用了受污染鱼类。¹³⁹

92. 在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开采给奥戈尼人的领地、食物系统和水源造成了严重污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环境评估显示，一些社区的饮用水中苯含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限值的 900 倍。¹⁴⁰ 在尼日尔河三角洲部分地区，逾 56%的妇女报告了与石油污染有关的生殖健康问题，包括早绝经、死产和婴儿死亡。¹⁴¹

93. 在菲律宾，土著妇女大量参与汞法采金，往往直接接触有毒化学品。¹⁴² 农药行动网亚太分部的记录显示，土著妇女遭受慢性及急性农药中毒，导致广泛但未被充分报告的波及子孙后代的生殖健康影响。¹⁴³

¹³² 见 A/77/183。

¹³³ 同上。

¹³⁴ 见 <https://e-lactancia.org/media/papers/Mercury-WHO2017.pdf>。

¹³⁵ 见 A/HRC/34/48。

¹³⁶ A/77/183，第 86 段。

¹³⁷ 同上，第 22 段。

¹³⁸ 同上，第 43 段。

¹³⁹ 见 <https://ipen.org/indigenous-women-peru-and-nicaragua-face-mercury-contamination-small-scale-gold-mining/>。

¹⁴⁰ 见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story/unep-ogoniland-oil-assessment-reveals-extent-environmental-contamination-and>。

¹⁴¹ 见 <https://nigerianobservernews.com/2024/06/how-pollution-affects-reproductive-health-of-over-56-of-bayelsa-women-expert/>。

¹⁴² 见 <https://www.context.news/socioeconomic-inclusion/toxic-deadly-cheap-life-for-women-gold-miners-in-philippines>。

¹⁴³ 见 <https://panap.net/2023/03/women-in-agroecology-towards-pesticides-free-communities/>。

B. 国家对侵犯行为的应对措施以及新出现的良好做法

94. 对于影响土著女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结构歧视，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仍参差不齐。在许多国家，土著妇女在获得文化适当的卫生保健方面仍面临障碍，分类数据收集不足，土著知识体系得到承认的程度有限，并且在免受环境危害方面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获得有效补救、环境修复和使用问责机制的机会也仍然有限。尽管如此，全球范围内正在出现一些新做法，旨在处理影响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结构歧视。

95. 厄瓜多尔采用全面的家庭、社区和跨文化卫生保健模式，提供文化适配的孕产妇保健服务，积极融合了土著知识并利用助产士。¹⁴⁴ 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已对公共产房进行改造，以尊重传统分娩姿势和精神习俗。¹⁴⁵ 在巴西，土著卫生保健子系统制定了跨文化规程，旨在确保尊重土著保健做法并使土著社群能够更容易获得医护。¹⁴⁶

96. 在新西兰，部落服务提供者、毛利健康非政府组织和毛利助产士团体提供植根于文化的服务，包括产前和产后护理、避孕咨询、rongoā(传统疗愈)和 whānau(社区)为中心的性健康教育。这些服务体现了 Te Whare Tapa Whā(毛利健康与福祉模式)以及其他毛利健康模式，融合了身体、精神、心理和 whānau 等层面。¹⁴⁷ 毛利妇女正在重拾 mātauranga 毛利(传统知识)、倡导生殖正义并要求获得文化上安全的卫生保健，从而积极争取生殖自由。这种方法强调对自身身体和生殖健康的 mana motuhake(自主和自决)，确保服务既可及又尊重 tikanga(习俗)。¹⁴⁸

97. 在澳大利亚，“祖居地分娩”模式下的各项举措整合了文化实践、护理连续性、家庭参与以及与祖居地的联系，从而力求恢复土著在孕产妇护理中的领导作用。这些举措是与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群合作制定的，已改善了文化安全水平、服务参与度以及孕产妇和婴儿的健康结果。¹⁴⁹ 此外，国家早产预防方案以及国家死产预防行动与实施计划促进与第一民族建立伙伴关系，从而减少不平等。¹⁵⁰

98. 此外，还有由土著主导的解决方案。墨西哥的土著妇女之家由土著和非洲裔墨西哥妇女提供文化上适当、性别响应和基于人权的服务。相关活动注重促进妇

¹⁴⁴ 见 https://www.ministeriodegobierno.gov.ec/wp-content/uploads/2023/06/147.-Informe-tecnico-Necesidad-de-actualizacion-del-modelo-de-atencion.pdf?utm_source=chatgpt.com。

¹⁴⁵ 联合国人口基金，《玻利维亚的分娩文化：生殖健康和跨文化性》，2009年。

¹⁴⁶ 见 <https://www.gov.br/en/government-of-brazil/latest-news/2022/brazil-has-a-dedicated-structure-for-promoting-indigenous-health>。

¹⁴⁷ 人口基金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brasil.un.org/pt-br/282256-compromisso-com-sa%C3%BAde-ind%C3%ADgena-forma%C3%A7%C3%A3o-organizada-pelo-unfpa-e-sesai-re%C3%BAnos-34-districtos>；以及 Te Kāhui Tika Tangat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New Zealand), “Shadow report to CERD”, 20 October 2025。

¹⁴⁸ 见 <https://anzswjournal.nz/anzsw/article/view/1135>。

¹⁴⁹ Australian Health Ministers' Advisory Council, “Guiding principles for developing a birthing on country service model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 2016。

¹⁵⁰ 澳大利亚提交的材料。

女权利、防范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以及保护和增进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¹⁵¹ 2026 年，主要在土著妇女持续倡导的推动下，哥伦比亚成为拉丁美洲首个通过立法禁止女性外阴残割并制定全面防范和根除措施的国家。该法律还承认存在数据方面的重大缺口和少报现象，因此规定要加强哥伦比亚的国家监测和信息系统，例如国家公共卫生监测系统 SIVIGILA 等机制，SIVIGILA 系统地收集卫生方面的数据，包括暴力方面的数据，是支持改进报告、预警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关键工具。¹⁵²

99.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环境污染与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受到侵犯有关，但国家的应对措施仍然不足，未能处理这些侵犯行为的相互关联性和结构性问题。监管框架往往无法提供充分的保护。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没有得到一致的适用，受影响社群很少能够获得有效的补救或环境修复。

100. 在巴西，特别是在亚马孙地区，卫生部通过多个系统加强了环境健康监测，例如应报告疾病信息系统，该系统被用于监测与采矿活动有关的汞暴露状况，包括在土著领地内的汞暴露状况。¹⁵³

101. 在秘鲁，受政府支持并以研究为导向的举措一直注重与土著人民合作监测受亚马孙地区石油开采影响的土著社群中的重金属(特别是砷、镉和汞)暴露状况。¹⁵⁴

六. 结论和建议

102. 侵犯土著妇女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行为并非孤立事件，也不仅限于过去。在所有区域，土著妇女和女童仍在遭受不成比例的性暴力、性别暴力、生殖胁迫，在获得文化适当的卫生保健方面面临障碍，并且被排斥在影响她们生活和社群的决策之外。

103. 侵犯土著妇女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行为，往往服务于控制土著人民、其土地、资源、身份和未来的更广泛目的。因此，其伤害不仅限于个体受害者，还影响家庭、社群以及土著人民的集体生存、文化延续和自决。

104. 尽管一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推动承认事实、寻求真相和提供救济，但进展参差不齐，许多侵权行为尚未得到充分记录、调查和补救。土著妇女仍在呼吁揭露真相、实现正义、提供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包括呼吁采取措施，既处理历史上的伤害又处理延续这些伤害的当代结构。

105. 保护土著妇女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需要承认土著人民对自决、土地、领地和资源的权利，需要土著妇女切实参与所有影响她们的决策进程，需要尊重

¹⁵¹ 见 <https://www.gob.mx/inpi/acciones-y-programas/mas-informacion-casas-de-la-mujer-indigena-cami-de-continuidad>。

¹⁵² 狱中姐妹会提交的材料。

¹⁵³ 见 <https://www.fiotec.fiocruz.br/en/news/9114-fiocruz-presents-the-results-of-the-study-impact-of-mercury-on-protected-areas-and-peoples-of-the-amazon>。

¹⁵⁴ 见 <https://www.isglobal.org/en/-/niveles-altos-metales-orina-poblacion-indigena-amazonia-peruana-areas-extraccion-petroleo>。

土著知识体系，还需要持续努力消除那些继续威胁土著妇女和女童、其社群及子孙后代的歧视、暴力和不平等现象。

106. 各国应：

(a) 承认并处理历史上以及当前的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行为，包括因殖民化、冲突、军事化、环境污染、歧视性政策和有害习俗而导致的侵犯行为，并建立独立、公正和文化上适当的机制，以调查侵犯行为、确保诉诸司法的机会、起诉施害者、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向幸存者及其社群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

(b) 向幸存者、家人和受影响社群提供适当、有效和性别响应的赔偿，包括恢复原状、补偿、康复、社会心理支助、文化上适当的卫生保健、基于社区的疗愈举措以及保证不再发生。应与土著妇女合作制定赔偿方案，并承认代际和集体伤害；

(c) 确保所有影响土著人民的法律、政策、发展项目、采掘活动、自然保护举措、安保行动和其他措施，均在土著妇女充分、有效和切实的参与下，以符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的方式得到实施，保护土著土地、领地和资源，并防止强迫流离失所；

(d) 采取并执行措施，防范和应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包括性暴力、贩运、生殖胁迫、产科暴力以及与冲突、军事化、采掘业、有组织犯罪和有害刻板印象有关的暴力，并确保建立以幸存者为中心、文化上适当的保护、支助和司法机制；

(e) 确保民众能普遍获得优质、负担得起、可及和文化上适当的性和生殖健康服务、信息和教育，并建立跨文化卫生体系，承认并支持土著的助产士、治疗师、传统知识和土著护理模式，同时确保所有医疗干预均取得自由和知情的同意；

(f) 防范并纠正影响土著妇女和女童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环境污染，加强对公共和私营行为体的监管，确保环境修复，为受影响的土著社群提供专业卫生保健，并建立有效的企业问责机制；

(g) 与土著人民合作并在尊重土著数据主权的前提下，收集并公布分类数据，以识别和处理影响土著妇女和女童的不平等现象，建立独立的监测和监督机制，并确保为由土著主导、从事土著妇女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工作的机构、服务和举措提供适当且持续的资金；

(h) 承认、保护和支持包括人权维护者、知识传承者、卫生从业人员和社群领导人在内的土著妇女的领导作用，确保她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关于其权利、健康、福祉和未来的决策进程。